

去南非,有一个地方很想去,那就是索维托。索维托有南非最大的贫民窟,南非英雄曼德拉也曾在那里生活过。我们询问华人路易哥,路易哥说:“我来南非26年,那里从来没见过。”

索维托是很多黑人的聚居地。在南非这个拥有4500万人口的国家,占据人口比例70%的黑人,永远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。不管是在种族隔离时期的过去,还是黑人已经真正成为这个国家“主人”的现在。在“彩虹之国”的光环下,那道浓重的黑色,是这个国家幸福、痛苦、灾难所汇聚的焦点。

# 世界杯把足球带给索维托

快报特派记者探访南非最大黑人聚居区



踢球的孩童



铁皮屋内的景象

## 曼德拉战斗过的地方

从地处约堡东南角的贝特福德区出发,我们一路向西,穿越南非国家体育场——足球城,穿越繁华与落后交织的老约堡城区,大约1个小时,我们抵达索维托的边缘,南非最大的黑人聚居区。在这里,33个星罗棋布的小镇,容纳着超过100万的南非黑人,他们也是这个国家最贫穷的群落,“索维托”一度也是世界上最知名的贫民窟。

一直以来,索维托都与一个伟大的名字——曼德拉联系在一起。1946年,离开故乡的曼德拉来到约翰内斯堡,并在西北郊区找到了一间小房子,一代伟人光荣而传奇的一生就此拉开。如今,位于索维托维拉卡斯街8115号的曼德拉故居已经被改建成了博

物馆,以供前来参观的人们了解曼德拉的历史,曼德拉故居门票需要60兰特(1兰特约为0.8767元人民币),当然只限于外国游客。

曼德拉的房子很小,不足40平方米,卧室更是小得可怜。曼德拉和两任妻子以及子女都曾在这里生活,如今曼德拉穿过的鞋子以及一些珍贵照片、书籍在这里都有展现,就连曼德拉和妻子曾经用过的灶具,在这里都能看到。在房间的正门口,工作人员放置了一张曼德拉在1990年重返故地时的照片,在照片中,曼德拉的手里拿着一本护照。从那一刻开始,他重新获得了自由,南非历史也掀开了新的一页,1990年曼德拉在这里呆了11天。

在曼德拉故居之外,几个

小摊贩在贩卖索维托地区的一些工艺品,其中一位中年黑人颇是令我震惊:“你好”,完全称得上字正腔圆的中国话。这位名叫菲利的中年黑人,一边介绍自己的商品,某种由各种玻璃瓶装上的号称索维托地区的“沙”,一边缠着我教他一些简单的汉语,“谢谢”、“我爱你”、“索维托的沙”、“再见”,他甚至还拿出一个小本,让我们把相应的中文发音标注在英文单词后面。这位老兄显然具有学习中文的热情和天赋,几分钟下来,已经可以达到“唬人”的效果。从曼德拉故居参观出来后,恰好几名中国人走过,菲利立刻现身卖,让几位中国客人很是吃惊,菲利得意地冲着我们哈哈大笑,算是对“老师”的感谢。

## 索维托也有洋房小车

站在索维托的街道边,不停地看到有汽车在此穿梭,车上插着南非国旗。事实上,如今的索维托并没有我们想像中那么贫穷,也没有我们想像

中那么危险,索维托里也有洋房,也有很多现代化的汽车,随着时代的发展,黑人的生活也有了明显改善,至少曼德拉故居附近,多数人的生活是美好的。街道干净整洁,黑人们慵懒地坐在街边晒着太阳。

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后,索维托一度被新南非政府树立为黑人翻身做主人的典范,因此在这里大力兴建了不少经济适用房,各种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,随着世界杯的临近,这里还兴建了不少公共汽车站。

事实上,南非人少地多,房价并不昂贵,因此就算是在

索维托这样一个在南非最为落后的区域,也有部分黑人盖起了小洋房,洋房大多依山而建,还有属于自己的车库。

索维托附近也有球场,南非著名奥兰多海盗的主场就建在这里,几天前,巴西曾在这里训练,引来索维托当地居民的“阵阵骚动”,事实上,黑人多数是喜欢足球的,在索维托街边,你时常能看见,孩子们在玩球,尽管没有足够大的球场,没有像样的足球,他们依然玩得很开心,如果又刚好看见游客,他们会跑上来唱歌,然后收钱。我们就碰到了两个12岁的兄弟,直到我们给了他们每人1兰特。



灿烂的笑容属于贫民窟里的孩子

## 铁皮屋里的底层黑人

索维托因为孕育了曼德拉这位南非的“国家图腾”而知名,但“曼德拉”并不是索维托的全部。离开曼德拉故居,我们的车急转进入一个偏僻的角落,很快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街区,显然更能体现索维托的风貌。

密密麻麻的铁皮屋,狭窄的街道,四处横流的臭水,房子与房子之间的间距,只能容两人侧身而过。而就在街区的对面,不到20米的距离,就是堆积如山的垃圾。甚至严格意义上,整个街区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场,我们并不情愿如此形容,但它确是事实。

我们的车停在马路边,街边的不少黑人先是诧异,然后是兴奋地看我们,伴随着呼唤,更多的人从铁皮房子里涌出。他们似乎对这样的“外来者”没有任何的警惕与紧张。很快我们就明白了原因,这是一种期待,当我们无意中一包刚刚打开的香烟掉在地上,几位黑人姑娘马上冲上前来,将香烟一一捡起,捧在手上转身冲向自己的家人,像如获至宝一般,事实上,姑娘们自己并不抽烟。

索维托有100多万人口,像这样住在铁皮屋里的,至少三分之一,这是索维托底层黑人的真实生活。铁皮屋很小,不足10个平米,除了一张破

得不能再破的床,没有任何像样的东西,没有电视,没有洗衣机,什么都没有,一家人就挤在这样的地方,阴暗而潮湿。在这里,不少黑人的嘴唇都是干裂的,确实,人在那里多站一会,都会有一种窒息的感觉。

见到我们的镜头,孩子们做着各种动作,扮着鬼脸,孩子依然是快乐的,至少他们还有童真。一位家庭的长者告诉我们,五年前,因为拆迁,他们被警察从约堡北部赶到了这里,他非常痛苦,但也无能为力。这位长者很乐意接受我们的采访,采访结束前,他悄悄地问了一下我们,“我们很穷,能否给我们买一点东西,或者给一点兰特。”面对外来观光客,讨要一些零钱看上去也天经地义。

我们采访时,正值吃午饭的时间,铁皮屋外,有人正在做饭,露天,一个大铁锅,生着火,边上有人正用斧头砍着一头羊,这是他们的午餐,铁皮屋里的多数人都是在一起用餐,过着群居生活。浓烟在铁皮屋边升起,年复一年,日复一日,离做饭地方大概20米的距离,便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场,不少黑人,正在那里整理垃圾,看看有没有值钱的玩意。

这是索维托的真实生活,因为世界杯,足球也来到这里。

特派记者 吕远(快报约翰内斯堡电)

索维托街头,姐姐给妹妹整理头发



贫民窟的背后就是气势恢弘的球场